



^ 16
2793
12



門 16
號 2793
卷 12

空同子集

卷之五十二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七之三 序

熊士選詩序 徐迪功集序

秦君餞送詩序 正音序

送楊希顏詩序 刻戴大理詩序

完名榮壽編序 何公四圖詩序

萍會圖序 代同榜序齒錄序

右次序一十首

序三

空同集

卷五十二

昭和十九年
六月二十八日
購求

熊士選詩序

熊士選者豐城人也名卓字士選弘治丙辰進士爲平湖知縣擢監察御史以劉瑾黜之歸黜者四十有八人而余亦與焉瑾以其名詔天下號曰黨人瑾誅起余官江西過豐城訪其人於曲江之濱亡矣余旣徃哭其墓復收輯其遺詩得六十篇然皆精細言華錄之俾藏於家李子曰夫予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蓋苦失要實不甚解又無所測夫徃來昭昭者云曩余在曹署竊幸侍 敬皇帝是時國家承平百三十年餘矣治體寬裕生養繁殖斧斤窮於深

谷馬牛徧滿阡陌卽閭閻而賤視綺羅梁肉糜爛之可謂極治然是時海內無盜賊干戈之警百官委蛇於公朝入則振珮出則鳴珂進退理亂弗嬰于心蓋暇則酒食會聚討訂文史朋講群詠深鉤臚剖乃咸得大肆力於弘學於乎亦極矣於是士選爲御史日與四方士游聲光赫赫頗有千仞覽輝之望夫治極亂繼名高毀入丁卯後事余難言之矣 今上旣誅亂賊反之正民志烝烝不奸又號一治厥亦徃來之道乃今盜賊顧日益弗靖學士大夫相與釋俎豆而議干戈誠使天假士選年於是時膺寄受托必嶽立

虎躍表見流輩乃顧死也悲哉古人有言曰勝觀數
定觀理蓋言禍福治亂之必反也士選前惟黨禍慘
矣今顧又死獨不值其定何邪夫測往來者未有不
據要實者也要實明然後幾驗幾驗然後治亂理而
禍福彰今既不值其定則余又安所據而測夫往來
也故曰余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然盜賊
平且有日乃其人則竟已矣夫予安得而不悲故既
收輯其遺詩而又重之以辭

徐迪功集序

徐迪功集六卷并談藝錄子容寄我豫章予即豫章

刊焉印傳同好意表迪功文云初迪功亡京師也予
在梁子容計予曰昌穀遺言子序其遺文於是手其
文獻歛久之曰嗟乎予忍序吾友文邪麟鳳芝寶世
所希邁見邁見之而遽天滅亡也天生之故奪之邪
抑生不生生而脩或短非天所諳哉迪功以文賦起
吳中十數年間驚翔而虎變彬彬乎出人士前矣然
竟輒軻天滅亡也凡此天果弗諳之邪乃予觀李唐
人李杜輒軻勃賀則天未始不憐才流涕也然猶異
代足寬解孰謂親邁見之如迪功者云客曰氣積久
斯漓三代以後聖人罕生孔子以周末故不得位觀

其大可占其細若是則魏徵將爲鬼魅之說非邪客
曰群體迪功奚以之也予曰談藝錄備矣夫追古者
未有不先其體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徑存焉雖然
辭榮而耽寂浮雲富貴慷慨俛仰迪功所造詣予莫
之竟究矣今詳其文溫雅以發情微婉以諷事爽暢
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其詞議擬以一
其格悲鳴以泄不平參伍以錯其變該物理人道之
懿闡幽別奧紀記名實卽有蹊徑厥儷鮮已脩短細
大又曷論焉不載迪功履歷以別有志述

秦君餞送詩序

夫學者稱餞送率於詩尚矣然烝民首列乎崧高韓
奕亦曰奕奕梁山此何哉蓋詩者感物造端者也是
以古者登高能賦則命爲大夫而列國大夫之相遇
也以微言相感則稱詩以諭志故曰言不直遂比興
以彰假物諷諭詩之上也昔者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也宣子請各賦以覘鄭志故聞野有蔓草則曰吾有
望矣聞賦羔裘則曰起不堪聞褰裳則曰敢勤它人
夫蔓草細物也羔裘微也褰裳末事也曷與於鄭志
奚感於宣子而有斯哉亦假物諷諭之道耳故古之
人之欲感人也舉之以似不直說也托之以物無遂

辭也然皆造始於詩故曰詩者感物造端者也無錫秦君爲河南提學副使而餞者爲之賦嵩山有賦大河蘇門梁園銅雀臺五老堂德星亭者夫嵩山者言其高也大河者淵而長也蘇門者源泉有本也梁園銅雀五老德星者俛仰之曠也而大景行故稱者物也指者事也高長源泉者德業之經也景行者徵也斯非所謂假物諷諭者哉且夫德以立政業以廣志徵以推信是學校之要也秦君一舉餞而獲斯三要然而造始於詩詩非感物造端者邪

缶音序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黃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澁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卽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剷去不爲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爲邪今人有作性氣詩輒自賢于穿花蛺蝶點水蜻蜓等句此何異

癡人前說夢也卽以理言則所謂深深款款者何物
邪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何說也孔子曰禮失
而求之野予觀江海山澤之民顧徃徃知詩不作秀
才語如正音是已正音歎處士余存修作處士商宋
梁間故其詩多爲宋梁人作予遊大梁不及見處士
見其子育處士有文行育嗜學文雅亦善詩傳曰是
父是子此之謂邪育以疾不遊反其鄉今數年矣以
書抵予曰育恒懼先人之汙泯沒不見於世也幸子
表之予於是作正音序處士行詳見志表予故不述
第述作詩本旨焉

送楊希顏詩序

希顏曰夫自吾離鄉土侍兩 皇帝奉 王藩也倏
忽四十年餘矣然無異朝夕焉夫吾顛毛今種種矣
而夢魂常遊於故鄉李子官免之明歲君乃言於
王曰臣鑄昧死請臣有先人墓在太行之陽汾河之
傍荆榛翳如狐兔穴之敢請 王曰吁汝歸其遄歸
君於是秣駟於郊載脂其牽旆旗設輶馬首載西將
展墓而游於其鄉周 諸王諸將軍暨群大夫士與
執事者壯君歸也於是佩玉者冕者紳者紱者車者
馬者俎而醕者咸祖君至至鮮不歌也有鴻篇焉有

寥言焉有鏗鏗而參差者焉有嚴而鼎鼎者焉有歛而逸放而井井者焉左史景陽謂李子曰夫祖必有詩何也李子曰祖必有詩者自崧高蒸民始也夫歌以永言言以闡義因義抒情古之道也然而靡專於祖故詩於人有頌箴諷於已則思是故古之人之遇也必陳詩諭志焉昔者鄭人賦緇衣也晉侯曰敢不拜鄭君之不貳也此取諸頌者也國子賦鸞之柔矣者則諸箴者也叔孫相鼠穆子茅鴟本諸諷者也莊舄越吟激諸思者也之數者皆古之道也而靡專於祖然祖也必歌焉事者情於離難也故鄭六卿餞宣子於郊也使各賦占志焉志以立行則事有名矣名以順義則行有程矣執義建程則人不愛情矣景陽曰乃予今始知祖之必歌也且希顏之能得情何也李子曰夫名莫大於展墓義莫隆於追親程莫要於思本情莫先於頌義是有其一足以得情矣况兼之乎况兼之乎

刻戴大理詩序

浮梁有戴大理者好吟而早逝德崇而宦卑乃其吟簡復火之亡矣戴有子撫遺簡獲其吟八十四篇手之泣曰嗟吾父崇德若是而官止是邪夫吟者萬物

之共情也奚損於天乃亦火之亡邪斯位與名共滅之邪且弗刻茲遺後世孰謂父吟者李子曰孝哉戴子孝子之於親是而無非愛而無憎修而無短斯非無非也見其是不見其非非無憎也愛之而不知所憎亦非無短欲其修而無短故親之身非無期也孝子曰吾親如金石如柏松如彭如聃非不知人之身非六者倫也乃其心恒若斯矣故曰孝子愛日愛生於見其是見其是斯又何憎矣故親之名亞乎彼孝子曰吾親德才罔亞彼乃位亞彼故親之善卽小罔聞也則求使聞也人談親過則仇之非彼仇也憎吾

親者吾仇也故親之言卽小罔聞也則求使聞也詩也者固言之章也言之章無小大無多寡無巧拙必求使之聞也斯孝子之心也於戴子見之故曰孝哉戴子且物不能無聲也於是乎吟出焉聲生於竅竅激而吟視形爲巨纖人之吟則視所集爲多寡巧拙然均之情也情感於遭故其言人人殊因言以布章因章以察用故先王之政不詩廢也故小大者其受也多寡者摛也巧拙者思也李子曰予於詩昧故罔克明於戴詩然其子之心則固孝矣則固孝矣戴子今爲開封府同知刻父詩於大梁

完名榮壽編序

洪洞韓公以戶部尚書致仕之十六年是爲正德辛巳會 今皇帝卽位搜俊又掇遺佚繹勞伐起廢屈元卿碩舊罔不祗禮於是使使齎璽書往問前尚書文歲增其夫月加米焉是年公年八十一矣河內守曰嗟吾父斯不謂完名乎 璽書及之矣抑非榮乎非壽何謂於是以公凡所受 制書及凡所贈公言萃爲編曰完名榮壽之編君子覽之曰編有六懿四躋是成何謂六懿政信德貞天利人同君禮臣忠政信則年德貞則久天利則壽同善則贊君禮則榮臣

忠則完名之所生必斯六者故曰成躋李子曰完者參諸敗者也名者驗乎害者也榮者彰乎厄者也壽者徵乎獨者也是故君子之敗也非恬之也敗而人完之也道直而位黜者也害也非忤之也害而人名之也讒行而身斥者也厄也非求之也厄而人榮之也前黜之後陟之前斥之後直之者也獨也非幸之也均壽不夭也人完之天久之名之厚之榮之枯之也何也德貞則政孚政孚則人贊人贊則天利夫然後名壽獲而寵錫繇矣斯躋之義也今夫玉無不知其貴也然有擊而碎之者玉何罪也五穀無不知其

美也然有握而稿之者五穀何罪也騏驥無不知其良也然鹽車困矣騏驥何罪也何也以在人也乃人不知其在人也於是懼敗以求完位完而名輕矣又於是違道以干名名偽而厄及之矣又於是趨利以避厄厄去而榮遺矣又於是巧冒以要榮榮獲而眾棄之矣又於是委曲以來贊贊行而天殃之矣所謂非其身必其子孫者也卽有非殃也變也非天之定也斯不知違者之弊也於乎聞韓公者亦足以廉矣立矣或問韓公之德之政而不知之見謂之心盲嘉而不之聞謂

悟謂之心惑欲知韓公者觀斯編也可矣

何公四圖詩序 并詩

何公曰予爲職方也使秦隴焉於是有出使圖於河南參政焉有旬宣圖太僕卿焉有考牧圖今都御史巡撫雲南焉有出鎮圖李子曰予觀何公四圖而區域情理之槩昭矣詩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川嶽盤鬱河海爰會江湖之巨滇蜀之嶮鬼目匯心發之以才是故事優政敷蕃物阜財和氓綏夷邇悅遐來故旗牙輿馬鼓笳鞞矛之擁衛圖之不謂之侈餞紳祖綬雲滄霧溼擗馨布英驪駒是賡玉振金戛絲鳴竹

咽圖之不謂之靡藻峻繪深千隍百城林谷蔽虧徑
路迴縈星軺霜憶出有卹入有問圖之不謂之矜何
也繪者象乎形者也詠者踊乎情者也庸者章乎功
者也實者流乎聲者也政者實也庸者秩也故其圖
尚象取諸易典叙則之書祖餞體乎禮吟歌效諸詩
褒譽法諸頌協音比乎樂稱詩論志則春秋之例回
路相贈則孔門之義於乎四圖躡哉遠矣

環環大抵職方是司省疆植民匪爾疇咨關零逐
輻隴氛曳旗援還聚米虞笏畫之堂堂邊畧西土
用資 右出使圖詩

湯湯河洛襟滌帶高隰淤原沙易霾恒風振槁布
潤汝勤汝公厥穀離離黍苗芄芄有棠是紹簡在
帝衷 右甸宣圖詩

駟牡魯吟駉牝衛歌思既無邪心乎豈它物以人
茁召祥者和攻駒載殷錦雲駮駮牧人乃夢維魚
罔頗 右考牧圖詩

秦牧黔中漢通西南百蠻編戶華夷是叅我公蒞
之王化愈覃獻琛錫貝駟寡停駉翡翠象齒猫睛
金蠶 右出鎮圖詩

萍會圖序

萍會圖圖 王官十有五人紀善一教授十二典膳
二十五人者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生不同同 王
官官不同同地也於是十五人者約曰始吾儕生東
西南北也固不謂同 王官卽知有 王官知同地
乎夫勢無常形止無定踪吾儕知自是不復散而東
西南北乎夫萍之未水也知水乎水知萍乎及飄風
過焉縈花絮於漣漪之曲於是萍者布清而根深泛
精以化神綽約娉婷嬉波上下始與水一矣故有寤
寐其求而終身無邂逅之遇而傾蓋於塗路者非素
相聞也斯所謂偶然之合也夫合未有不散者故君
子同也必聚而酒食相樂於是乎有會會者所以繫
情防散者也有類乎萍故稱萍會焉散而思必及其
貌又子孫所世講焉世講必曰吾祖吾父昔與某同
王官同地蓋同會云於是會不可不圖圖者所以示
永而存義之道也李子先人亦嘗爲 王官茲地覽
其圖而歎曰嘉哉會也然亦時使之焉夫叔世寡安
枕危邦鮮甘食設境內有綠林銅馬之警國無河間
東平之譽輔之以端而拒之不信導之以良而專恣
者自遂也諸君方背刺以憂責荷擔以謀遷非穆生
逃則張衡去卽有繫情防散示永存義之心弗暇爲

心矣而奚會之有圖故曰寧淵無焦鱗時使之耳此之謂也

代同榜序齒錄序

嘉靖五年秋八月河南鄉試成業以其名并文錄之獻矣于是榜中士谷宇齡等乃相謀爲私錄而齒序焉註其字年籍經并榜之名第題曰同榜序齒錄乃于是請之監察陳公觀焉陳公曰嗟諸生公錄之矣汝復私錄之乎宇齡等乃再拜而言曰夫私者有必不能無者也以其類私而實公也是以君子安焉蓋天下有必義焉亦有必情焉義者公之天下情也如

孔子正名是也情者出于不可必無者雖私猶公也如周公之於伯禽之疾是也夫鄉黨莫如齒今一旦得意于鄉而直以文之高下名之又恬然而安之愚懼人之挾賢也夫人之倫五序居其一故長幼者必不能無者也今一旦以名之高下而安之昔也兄之弟也弟之昔也後之今也先之以是而行于鄉愚懼人之無長也故榜之名公也天下之義也齒之序私也人之必情也似私而實公者也陳公曰嗟諸生豈哉可與仕矣夫國家之取士文也而用之則行也名也而責之則實也誠使挾賢以驕之鄉則其居官必

空同集 十三
矜已而凌儕又使挾長以先人則有官必自高而忿
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鄉黨必齒以教讓也長幼必
倫以敦遜也遜讓立而實必循實循則行成行成則
名茂名茂則同榜有光嗟諸生可與仕矣是年冬十
二月某濫以左史至河南之藩幸謁陳公又幸見茲
錄已又獲聞公與諸生問答之言乃竊歎曰嗟事有
小而關之大者以其本正也有近而通之遠者以其
始慎也故正莫先於禮讓慎莫大於厚倫諸生發軔
者也而不文驕也不名之競而于序焉齒焉圖之它
日階品功業尚可量哉夫監察公因其請而遂成之
不亦本始乎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陳公有焉又
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諸士子之謂也

壬寅秋抄長洲歸
隆齋顧所有益

空同子集

卷之五十三

空同子集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款潘之恒菟校
文類七之四 序

送都御史王公移鎮陝以西序

送都御史夏公序 贈鮑侯序

贈董公序 贈劉大夫序

送石庵先生歸序 贈閻子序

周氏族譜序 董氏族譜序

琴峽居士序

右次序一十首

序四

送都御史王公移鎮陝以西序

都御史王公巡撫河南之明年是爲嘉靖甲申 詔
乃移公于陝西于是河藩臬長貳百司庶尹暨郡邑
之吏罔不愕然相顧失色曰撫公之蒞茲邦也民紆
盜息四境告寧吏嚴于條官守其程乃今一旦移而
之西如吾民何李子曰出入無常者王臣之體也守
之以恒者侯邦之義也是故封疆有吏軍刑各職或
其舛也則王臣者出而臨焉無常員也事定則返無
限年也有他委則移之無專方也今之撫臣固出而

臨者也故其體不能不異且以民言之河與陝奚殊
矣昔者周之定天下也陝以西且主焉陝以東奠主
焉河之南固陝之東也安知今 天子不以日奠待
我公哉抑聞之時有利阻勢有夷險事有難易才有
偏兼故用才以兼則改難爲易化險爲夷變阻爲利
此因時順勢謀事之大端也陝以西險塞之國也羌
胡是界甲兵所急故其事難賦役煩瑣調度頻復故
其時阻不有兼材鮮克濟之矣予故謂王公移鎮于
西者用其兼也亦以日奠之業望之也或曰地遠者
疎位崇者危名高者妒昔馮異之鎮關中也謗書盈

篋使非光武之明雖欲以兼制難乘利固險樹勳流
聲吾恐寇恂無河內之借而樂毅有辭燕之書也李
子曰蹇蹇匪躬者王臣之義也夷險弗避者君子之
節也進止以時者賢聖之行也故成王能君召公思
歸而旦有君奭之篇今以王公之兼才必入而矣之
保傅夾輔之任陝以西豈又居公哉于是冬十月初
吉諸邦侯餞公大梁之郊觴三行各稱詩諭志焉藩
使杭公歌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言西之人懼也諸
寮佐則賡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言河與陝均也

送都御史夏公序

巨小視其器難易因乎才靜躁驗諸德遲速係乎時
成否由之天故有容知大盤錯別利持乂占之矣乂
以利用利以大成大以時獲時以天定鮮有違焉何
也高墉之隼射之者人也鳴陰之鶴靡有不和者也
夏公之舉進士也癸丑迄今丁亥三十有五年矣乃
始脫行省陟內臺官都御史雖解鶴服豸輟藩屏而
職激揚然外鎮也其地又難不謂之遲邪予嘗與公
指屈榜中人見仕者十餘人耳在世者不盈百矣松
柏之生也森森戢戢巖壑間然歷非千百年不材也

夫其遲之也安知天不成之哉初公立農部振藩省
決議贊政允出明納積有歲年人業遲之矣公不之
遲也曰吾俟其至者焉耳是故不干譽而譽隨不冀
效而效獲不嚴吏而吏嚴不悅民而民悅是所謂靜
以制之德之傑者也故今之陟論者猶謂不充其器
而地之難猶不足盡公之才豈非今之人躁者多而
靜者寡邪甲戌之歲予泝江漢滯漾沔登峴首躡楚
山望荆鄖攬襄鄧降觀于土察俗問風以今考之固
夏公節鉞之地也控三省之交故其勢分阻峻嶮故
其俗獷蕩亡匿故其風雜鮮沃腴故其賦下頽而食
故其徵鮮如約而鎮其地者緩之則玩激之則變於
是乎有撫治之名撫治者恩威之兼也今誠欲合分
騶獷一雜申約非才不濟非器不充夏公有焉是地
也不公昇而奚昇邪故曰有容知大盤錯別利持義
占之凡以是焉耳然必天定而後驗時至而後獲何
也天下未有躁而成者也故冀望者不知天者也欲
速者不知時者也見難而疑者不知才者也當巨而
畏者不知器者也由是言之天之成夏公者名位若
斯而已哉代夏爲左使者董公也亦吾榜中人也來
求送夏公文予告之曰吾榜見仕而官外者公一人

耳行有鳴鶴之應矣亦時至而天定矣

贈鮑侯序

有馬于此成良之矣或曰是未歷險斯不知馬者也汗以血曰齒未長也夫伯樂觀于冀野而馬群爲空固非險試之也且當是時能一一齒之哉固有所弗暇矣蓋才有常殊天之畀也器有小巨人之具也故見根撥而知品者知花者也見形而知千里者知馬者也卽夷以知險卽少壯以知老長者知人者也卽平居以知臨變者知用人者也鮑侯弱襲父官壯而立焉一擢而僉都指揮事與書押再擢而鎮淮汝三擢而掌司印年未三十也先是命將下人有謂鮑侯者河南卽天地中然巨鎮也地方千餘里轄衛十守禦之所三而侯之齒未長也夫兵者所以耀威固疆戡暴輯民者也河南南西以南秦楚之隘鄙也故其地數盜而哨兇北東南曠故其俗輕剽而易扇而司兵者前憂而預防之潛奪密消不耀而固不戡而輯誠非長而才不能又都司者藩臬顏頡者也亦有叅謀焉有接禮焉有同事焉謀博則取輕禮失則招侮事謬則來損而鮑侯之掌司印也明而詳是故無損謙而實是故無侮敏而聰察是故無輕恕而廉是故威威

生固固生輯如是則何剽不奪何兇不消所謂蹶然
歷塊者而人又謂鮑侯使提三尺行龍沙鴈塞中比
古之良或亞夫見銜轡而奮躍蹄鳴者非致遠者也
一飽一石歛神徐步健氣勃如日中微汗腹鱗爛如
未暮而千里矣斯之謂良斯之謂負器之才如是則
何險不可歷何變不可臨而齒之少長足計哉予非
伯樂倫也交鮑侯自其父矣嘗觀侯射于南郊又見
侯饑而虎餐今又觀其無輕之也無侮之也無能損
之也於是知其必良也然不敢謂其群空也何也其
鬣皆千里才也又皆長而歷險經變者也雖然汗血
之駒非渥洼不產觀鮑侯者于其父祖可也故松柏
之根不產花卉桃李之根不產桂菊者以各有種也

贈董公序

玉沙董公之爲左使也一號令飭規畫嚴局鑰增範
防接屬以禮馭吏以則與民以信出無稽程入無滯
案平以濟允執以佐公廉以養威默以惇德行之旬
月河藩改觀焉或謂董公簡質而退遜是古之遺良
也舉進士今三十有五年矣九命而至今官其爲政
有而不居勞而不伐者也是故知公者謂簡焉已耳
而不知剽繁者具也謂質焉已耳而不知其內文而

外素也謂退遜焉已耳而不知其果之弗顧也是以有疊疊之修而寡赫赫之譽也久矣乃今爲左使也旬月而河藩改觀何也李子曰天下有愈試而愈堅者抱乎真者也有愈遠而愈力者任夫重者也有必專而後利者俟夫用者也利莫如湛盧使柄不在掌卽能陸剽犀兕水斷蛟鱗顧安所施乎故曰必專而後利今夫千里之馬猶夫馬也設較材於越隙歷塊之頃而汗血未珠電影未掣則駘駘駢駮能別之乎故曰任重者遠而愈力又試才如試金百鍊而靡易新良之矣故曰抱真者試而愈堅董公入官者今三紀矣九命而操愈堅予以是知其有真也然中書而戶曹而叅藩議而副臬使而復叅藩政卿太僕進右使而左斯其遠但千里哉然愈力也予以是知其任者重也故今縮銀章握紋符裒然爲方面首前也疊疊今也赫赫予以是知其專而後利也或曰董前爲卿不專乎李子曰事有巨細地有要散董之專而利者以長於要也曰若是地不有要於左使者乎李子曰患其不專不患不利患其不要不患不專董之謂哉

贈劉大夫序

劉大夫來叅河省之政李子傾蓋與語相顧而笑莫
之逆也居無何大夫貳於浙而去李子喜又若恩者
或問焉李子曰予高大夫曰高之者何曰高其績也
然有獲焉予少也蒙誦孔子六蔽之章惑焉詩曰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六言無非德者患其不好耳而
患不學哉長而悟乃學然暮矣無獲也見劉大夫惕
焉觀其績慚焉已企焉魏乎莫之及也是故喜焉高
之也其離也思焉情也曰敢問大夫何學也李子曰
非古弗則非聖弗遵非經弗由少爲之力長而益修
譬之飢渴飲食焉或歉則中熱面赤見善則羨而服
焉恒懼不與之齊也是故發爲藻華義經道緯探賸
鉤輿噴芳摘英如飫醇而挾其粕鮮不精焉故其爲
仁則難罔用智則不踰守信則靡害秉直則有容勇
之則助義剛之則破私故其出而仕御士則悅導民
則從遘繁則剴計大則決析細則理猾畏其嚴宥避
其照狡伏其威斯皆歷試之績所謂學于古訓有獲
者也大夫自視欲如人望之固巍如矣予淺人也見
其人惕觀其績慚企其獲巍雖不高之不可得矣夫
緇衣改於旣敝杖杜傷於斯饑非惟起懷於好德亦
冀蓬麻之易扶也獲如大夫績如大夫巍如大夫使

侍孔子而遊其門則憂蔽之歎不發於由而好古之
竊不於彭比矣乃今莫逆于傾蓋之頃而遽適乎江
海之遐來予胡得不喜去予胡得不思故情莫切于
思離義莫先于喜德獲莫大于攻蔽績莫難于歷試
所謂高而兼者人之上也於是効風人之義爲三疊
之歌瞻彼北山有雲洋洋日出曜之群龍載翔沛之
爲霖澤我萬方其二悠悠南邦之子于邁蒸徒楫之旗
旒旆旆疆域是清波靡揚海其二維南有山桂也冬榮
青青沚蘭凌秋擢英馨香永懷回鴈春征

送石菴先生歸序

右副都御史石菴蔣公巡撫河南之三年 上念之
詔之歸若曰將別庸汝河南三司大夫聞之驚且疑
詰李子問曰巡撫公之政它卽未之知河之南不之
知乎其德民或未之知士大夫不之知其心衆或
未之知君子不之知乎銓文曰清白可稱夫官患者
汗耳墨耳清白者歸乎李子曰僕野人耳未達于務
雖然竊有聞焉人君不欲竭臣之力非棄之也將以
擴仁也又示勸也人臣不欲盡君之祿非忘之也蓋
懼盈也又恥競也故國有勞臣君則優之其去則聽
之或察其心罷之若曰是欲佚而未敢陳者是擴仁

也於是欲佚者知上之能察其心不俟其罷而去則
進退之跡泯是勸之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禍盈
福謙天之道也爾公爾侯情非不至而空谷之駒
莫留好爵爾義非不隆而在陰之鶴寡和臣之心
豈固忘國哉亦懼盈恥競然耳而黃金錫歸杯酒釋
柄君亦豈謂臣汗且墨哉優其清以勸弗清優其白
以勸弗白優其勞以勸弗勞斯聖王體物之心而賢
臣全智之秋也夫都御史者八座之要風紀之首而
激揚之重官也乃奉璽書乘繡幃代天子出而巡
行行方非清白吏不至此於是審興革籌利害詢
疾廉貪濁蘇困苦鉏強橫平征役允計會閱兵甲視
墉城畫廡廩百責萃之矣而又舉遺逸拔穎特風動
雷行露濡霜肅斯其勞豈裘羔飾豹委蛇在公者比
哉蔣公且三年矣一旦稱而優之令之歸何不可哉
優之之謂仁稱之之謂勸斯所謂聖王之心也諸大
夫曰優之歸矣又庸之乎李子曰予野人耳未達于
務雖然竊又有聞焉天地因材以篤物聖人因才以
官人故綜覈之政行則寬緩之流後休平之治成則
奮勵之鋒斂蔣公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心也
君子知之德也士大夫知之政也河南民知之清與

白吾君吾相知之他日不庸之不可得矣

贈閔子序

閔子既拜南部司祿之命瀕行李子戀焉或問徐昌
穀曰閔之行李子戀焉何也嘗聞昵不言離昵莫如
骨肉之親次莫如友次莫如鄉閔李者同幽人也而
又友也異姓而肉骨者戀焉以茲乎徐生曰賢者弗
昵昵者弗永故骨肉非義久必殘友非義久必踈鄉
非義久必睽何也同氣則求同求則義同義則久久
則戀戀則難離易曰唳鶴在陰其子和之同乎求者
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求而易者也詩曰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義而久者也人涉邛否邛須我友久而戀
者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離而難者也故閔李者戀
也義也非昵也李子之友聞之曰友之友吾友也吾
聞古之離也聲諸詩凡以持久昭戀宣義而闡求者
也於是太原喬子賦閔閔子之父憲卿也海陵儲
子賦秦關重去鄉也浙王子賦亮闔國時有喪也柳
李子賦關河濟南邊子賦郊月淞陸子賦金陵吳徐
子賦虎踞昌穀子亦賦驅車之章李子曰喬之詩緻
儲之詩雅王之詩宏李之詩舒邊之詩冲陸之詩槩
徐之詩灑昌穀之詩蒼八子者可謂善言離矣夫因

其友而友之不謂義乎因其聲而聲之不謂同乎同聲而因義八子者可謂善言離矣

周氏族譜序

周生衝修其族之譜成空同子觀焉曰周生知譜哉一譜而五善具矣夫述前者據信後者實謀始者慎導從者簡布言者忠夫譜者所以合散而一殊者也非據不妄指乎非實不溢美乎自我述之自我始之而或妄也溢也謂慎乎斯固言以布之也不慎謂忠乎夫五者失一不足以訓人矧族乎何也族之于吾本一也合也世異則殊殊則散非此難導之從也言詩而不入述詳而不信若曰渠固妄而溢也何以詳與詳爲也斯不忠不簡不慎之過也何也無實而非據也周生之爲譜也邇其所可知非據乎書事必覈非實乎疑之必缺非慎乎導之以可行非簡乎其言惻怛尊親是悖非忠乎夫自人之不知有尊也于是乎悖悖則不合自其不知有親也于是乎踈踈則不一不一不合則愈遠而愈殊愈殊而愈散斯非但族之罪也亦導之者非也周氏之子孫自是其無悖乎無悖則有尊矣其無踈乎無踈則有親矣尊親得而家之道不成乎斯譜之者之功也故曰周生知譜哉

一譜而五善具矣

董氏族譜序

嘉靖五年董大夫來叅河藩之議李子獲觀于其譜而語人曰董氏知家政乎吾于其譜觀也居無幾大夫罷歸卽其邑之東構東樓闢書院群族子弟誨焉凡言之譜者罔不行之家也李子聞之又語人曰甚哉董大夫似君陳也吾于其家之政知之也夫自大
學教衰也士不由齊而求之治是故仕也有不官政者矣矧家之能政也其罷也有不身謀者矣矧家之
文行也是以夫子憂焉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夫
是言也誰不之知也然未之有行何也其所厚者薄
未有不薄者也又其身官焉已耳罷則無所于歸也
夫董大夫者藩省之佐耳固非崇爵豐祿人也其仕
也念念其族而其罷也群而誨焉政不究于官而行
于家斯豈忘本務末者倫邪持之而靡懈久之而有
成非仲尼之徒而獲大學之旨能若是邪予故曰甚
哉董之政似君陳也以其知本也于其譜而知之也

琴峽居士序

夫美以類彰情以物寓故緣類以彰德則力爲有循
託物以寓警則怠心靡乘執循法怠非志罔成故曰

士尚志故志者完美而定情者也夫琴之言禁也所以遏邪而宣和者也昔者伯牙鼓琴也志在高山鍾子曰峨峨乎高山志在流水鍾子曰洋洋乎流水斯擬諸音者耳志以向之猶足警寓以彰類夫峽者山之隘而水之激也實擊虛應不琴而琴入之耳而會之心邪有不遏者乎邪遏則端念生和宣則躁心平躁平則情一端生則美積二者由於琴而本於志故志者完美而定情者也夫富貴導淫介胄起忿忿以躁基淫由邪作劉子介胄人也爲錦衣貴矣兄弟世祿富矣謂人曰呼我琴峽居士斯人者亦警寓彰類者耶劉子曰吾燕人也嘗登琴峽之上目之岑巉聆之泠然邪消躁蠲淫忿弗萌爰契吾志是故琴峽稱焉號曰居士夫德成於警曠於怠是故是稱也吾亦效夫警寓而彰類者也李子曰事異而同行者嘉乎跡者也行異而同情者修乎中者也夫介胄之於俎豆富貴之於山林判矣乃劉子則曰吾如此吾如此者志爲之本也亦美之由彰乎故曰完美而定情者存乎志警寓以彰類者緣乎物

瀘州韓偕甫韓洪禎參訂

卷之五十四

空同子集

卷之五十四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七之五 序

贈李九江序

贈何君遷太僕少卿序

送按察使房公序 送陳公赴貴州序

送右副都御史孫公序

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

送童公赴京尹序 送陳公序

何公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序

贈翟大夫序

右次序一十首

序五

贈李九江序

李君爲九江府三年而郡大治居無何懇乞致其仕
歸乃進君江西右叅政歸自君治九江稔猾者遠遠
無敢萌也曰官無如今守廉又明非公者縮無敢君
于也豪傑仆於其嚴良者恃以安也上令設非其令
違民好君執而不行讓言至君徃而爭然理勝爭卒
無撓者今若或強之也君則毅然曰官可去厥不可
阿竟不行於是九江懇者不上之也他非今不至于
民民亦不知有他令非於是士專其業工賈坐肆盜
背其境農嬉南畝此植民之效也植則不擾不擾則
民附民附君乃君懇歸也又放君歸於是民始疑民
泣涕咎君曰夫自走省人事迄今頽白蓋目覩十易
守矣號稱治者非必君廉也廉摧則公銷公銷則明
夷明夷則威弗立威弗立則豪強不仆也豪強不仆
則良者搖六者殊途而相須誠如是有能爭非其令
者乎卽爭能竟弗之行歟非令至則民擾擾則四等
各失其業民卽失其業不治走日覩守未有不稱治

吏遷也君胡不少柰而歸士解之曰嗟蠢哉民獨立者危方上者災故非令不至於下而傲譽必騰於上楚諺有之曰翦稊長穀言恩怨異情也故良者暴之鬪也威者猾之讐也太明則闇忌秉公則私惡抱廉則污讒何則物以反仇也君烏得不歸也或曰夫堯舜在上巢父洗耳張摯二疏之倫談者尚焉故聖王必有不可致之賢而君子必有不可縻之節而後淳風可行也聞之羅公曰世號稱名流善文章說道術深藏闇穆乃其心特養望市高以取崇位博鉅資謀富貴耳於中非實有也一遇事變小則奉首鼠鼠大則有不可言者矣茲其言雖激然要亦有徵焉今李君歸陟之以華階褒之以渥辭安知上之意不爲礪頑風懦舉而使履道知幾者勸哉

贈何君遷太僕少卿序

何君以河南左叅政而遷太僕寺少卿人曰高其地厥階縮重入乎或曰脫繁哉予曰拔才也以嘗歷試然亦漸耳旣入必重庸君往予謁天官公會公自西來謂予曰頃觀子元清理西北馬有巨才云夫子元才誠巨使握大藩柄敷化而弘載民汔康乎夫馬之政一焉耳拘而簡以君遷不優馬後民哉斯非諳夫

馬者也。馬之登，耕國之舒，感係之矣。是故丘甸歲取，圍事歲矣。數馬以對，窶富占矣。駮牝強衛，斯臧興魯。阡陌成，社漢以張矣。是以兵戎之事，顛碩，佶閑，詠者侈焉。世足同色，國者弗之捐也。然古之人思寓馬必民也。至有復其三卒免二丁者，備矣。而猶責之官，何也？政非人不行也。故有張萬歲爲太僕，而後天下以一縑易一馬。今監苑無陳堯叟勒石之功，茶馬非李杞蜀市之嚴，而編戶馬有文彥博難耕靡息之憂。卒有急，則太僕每發帑金市之。民今之民，非嘗復而免也。遇市則昂，其直直昂。州縣官必區畫副之矣。則之而有不朘民者乎？於是馬蔽而民亦大擾。故謂馬之政一拘而簡，謂君之遷優馬而後民者，非詰馬者也。辯者曰：何君前清理西北馬，嘗糾勢官私田湖益馬歲入約數千金。行期年矣，然卒弗行也。於時君復有馬政之章，畧曰：私茶不絕，勢鹽不革，馬卒不登，亦未聞措之行。今卽遷茲官，能使馬遽足而民靡擾乎？夫道以志行，官以誠守。時非逆度，知之而弗白，非仁當行而畏縮，非勇相幾，審力智斯立矣。以君才誠重庸君，夫奚往不可矣。而但馬政哉？君寮方岳諸公，以君行也。思有贈於君而屬予爲之言。予非度時誠守。

行志者也而從之言以鮑子知我也

送按察使房公序

今孰不曰軒冕倘來物耳夫凌風排雲鼓翼於九天之衢以赴功名之會斯豈非吾所深願至欲哉然而時有遇不遇故富貴者趙孟我者也得之非我加失之非我損何也以在外也及既失之也則又率面目無彩澤戀惜懊悔中怩怩弗休斯非所謂言是而心違者歟大抵脫屣名利有三難奮激不顧一牽於妻子二以官爲家三今欲一旦超乎三者視其官如塞翁之馬孟敏之甌先幾勇止內無絳胷色不黯如

約靡悔斯其人亦罕矣故曰笑碎美璧動情破缶而况功名富貴之際哉故官爲家也官失而無家必曰悔不守井泉之俸牽於妻子妻子必聒之曰榮途百足奮激不顧者失其官鄉里人或侮之或其邦大夫過之不式時節不問遺必曰吾謀再起以泄不平若是者其去也豈誠由諸心者哉任丘房公爲河南按察使守一此法久而安矣無何上書乞致其事歸天子乃許進公太僕寺卿歸公爲此內而弗謀妻子外而弗詢友僚書上而京師朋舊咸罔聞也命下也人疑而驚詰公曰歸有家乎公曰薄田足以耕敝廬

足以栖家人安乎公曰安曰他日鄉里人侮公邦大
夫過公不式不時節問遺公曰侮予何殆慢予何辱
不去二者難必矣公拜命暨還儀度徐暢若有所負
而釋焉豁焉若有需而獲也聞惜其去公欲弗自勝
譽其高然若靡能焉若公者不謂超乎三者之等而
其去真由諸心哉夫人性雖同而品則殊著易識而
微難察自是有向欲去而怵於侮且慢止也必曰茲
非若不去而殆且辱也有向欲去而牽於妻子也必
曰吾效房公不謀諸妻子有
必曰薄田敝廬易辦也告

予謂公之歸有厲頑廟貪之功不誣矣公以進士
歷郎中知府副使叅政諸官至今職唐相國瑄其先
也而居任丘實自關內徙因是於予有鄉國之雅而
省司諸公乃復屬予曰房公之去人士惜之然亦高
之焉子盍贈之以文於是乎文

送陳公赴貴州序

陳公之貴州左布政使也爰自河南右使往焉往之
日河南左使臧之偕左右叅僚餞之郊有舉觴勞陳
公者再拜而言曰嗟遐哉夫貴州者古鬼國之域而
西南之荒裔也不謂萬里哉陳公觴而酢之而再拜

對曰竊聞之王事無近有知道路之事者曰遐何難
焉夫洞庭五溪天下之險也林箐吟吭劍峰指攢下
視無地仰之無天苦霧蒸焉水則波濤靡際微風凜
湧是險之至者也又草露蟲蛇之虞不可不戒陳公
曰王生遇九折之坂叱御徑度狄相登羊腸之谷望
雲徒悲故君子不以夷險異懷人臣不以非美殊志
某也前嘗歷匡廬泛彭蠡北涉并代揚鑣鴈門之衢
飛蓋白登之墟者屢矣然嘗浮洞庭踐五溪徧沅辰
之巉極偏鎮之區蒙蒙嶽嶽犬牙相入者固貴之北
隅也乃後復踰大庾登五羊返于江于淮于河以至
于河南某者未始困于險也而險亦莫吾困問者瞿
然而變色曰嗟壯哉且子何以治夷陳公曰竊聞之
雨露不擇地君子不擇人故鳥獸悅惠豚魚及孚忠
信篤敬蠻貊焉行夫自貴之開邦也列帝敷膏于上
諸吏宣承于下官御惟備巨小相屬立酋世長因其
勢輕徭薄賦養其力左輸右轉贍乎用甲冑以威庠
序以教錄俊登杰細繫大縻是夷而華者也某何敢
以夷治也臧公曰吾與子異域而均責夫封疆之官
其責有五訓養先焉一以持之守之以寬詳出允納
宣明剔幽其庶幾乎陳公再拜而受曰旨哉敢不敬

承佩君子之訓於是李子聞之曰諸君可謂善祖行
矣一餞而三物備或問何也曰送而恤遐而險焉虞
仁也仕不避難重險不懼忠也別靡忘規陳責必五
義也仁以樹忠義以行之益之以貞何事不濟是一
餞而三物備者也諸君可謂善祖行矣

送右副都御史孫公序

孫公爲都御史赴江西也以李子嘗官其地問厥宜
李子曰僕鄙人也宜何知焉夫不自政而謀人政者
妄也不自陳而言勇則其言無稽敢辭翌日李子與
客論天下之政而及江之西客曰孫公撫斯邦也境

內獄省乎蓋其人嘗爲刑吏矣以平名又錄囚斯也
然斯邦也賦其允乎豪必自今摧矣自孫之爲叅政
爲按察爲右使所政知之也李子曰竊聞之天下一
政因地異施故政以位殊位由體立立體顯用藏諸
其能是以米價之間智者瞋目牛喘下詢君子與焉
故比條原情執而罔徇積孚而宛成者刑吏之事也
懷矜剖疑義以斷例破堅伐幽錄囚者之志也公符
宣委亟恤緩徵叅政之義也持明懸平靡屈靡撓重
輕付之吏嚴民畏按察之經也協寅敷誠可否惟貞
右使之程也糾邪敷端屹然岳安百度貞焉都御史

之賢也魏威履仁鎮危立利任怨而輕去挈綱而踈
目踣猾而矜拙巡撫者職也昔予官江之西見右使
者弗程也按察之弗經也叅者非其義行也私計曰
撫臣必糾之然弗之糾也乃程也經也其義行也私
計曰茲必敷之矣然卒敷之敷事巨曰三司如何咎
也曰咎在攸司威武臨也若罔知聞也斯非鎮危立
利任怨而輕去之道也及覘其日爲則簿焉書焉瑣
焉屑焉矣耳故刑貴親太親則煩賦貴親太親則勞
兵貴親太親則劇心煩身勞益之以劇則威不巍自
用遺人則仁不廣仁不廣則拙不容威不巍則猾不
伏此所謂下行諸司務目而拋綱者也古之大臣不
由也客曰某聞之君子異位而同功殊體而均効言
有本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曰我戰則克祭
則受福言無徃不可也孫公之撫江西也予謂其獄
省而賦允也非欲其太親之也自程而後程人之程
自經而後經人之經也經以立程程以擴義義以定
志志以幹事則何豪不之摧矣豪不奪則民志一民
志一則重犯法重犯法則獄省獄省則賦可允賦允
則盜賊不作盜賊不作則兵戢而無用此大臣之業
而巡撫之良也故曰同功而均效者此也越二日左

使臧公偕諸寮來謂李子曰孫於君同年進者也同
郎屬而嘗又共巷居其行也能無言哉於是李子以
客問答語告臧子而臧子乃遂以李子之言告孫子
孫子曰夫敷其義而弗指其事而顧宏厥辭李殆以
言諱乎雖然非妄言者也厥言有稽矣

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

大臣之出而鎮也必在畿甸之外記曰天子使其大
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是也方伯之國去天子遠
故不可不有出而鎮之之臣出而鎮之不可不假激
揚繩糾之權故又不可不名之監故監者主控遐
外顯寧而奠危者也今真保諸府猶古三輔之地所
謂王之畿也乃奚取諸監而使之鎮也此救時而順
勢之道也政要曰靡一一之又曰持衡之勢重則昂
夫建本者未有不崇乎培者也今使之鎮而取諸監
者非欲畿內地昂且崇哉直隸之府不相一非方伯
國埒也勢不得更無監故置監者又以一之耳此所
謂順之也順勢以置監而監非方伯國埒之地則其
體孤懸畿內近天子則美醜易達一分以崇本重
邇以昂化非假之歲月不效故監直隸府視他方難
也是以天子不易視監而監亦不敢視已易此臧

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茲獲歟昔高皇帝置監也專任御史巡未始煩大夫也至今議者每私謂巡撫之官非祖制斯見弊而不見時者也彼徒以彼非便宜材也利已靡任怨日俵俵冀轉擢遂以爲不必煩而不知按者守恒者也撫者濟通者也恒者一於法通者兼乎化且今之撫者誠如召之陝以東異之關以西也亦何寧不之顯危不之莫而矧遐與外之足憂也夫真保諸府古河朔之域而武悍之國也西臨阨塞三關據焉已已之變賊嘗抗刃飛狐而飲酪倒馬矣日者流賊之起也夷恒山之堞而焚易水之臺者幾矣是其地內而外邇而遐者也與古之畿例異而事兼夫以昂化重邇崇本一分爲已任而益之以內外邇遐之兼此臧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茲獲歟古人有言曰圖治於難言不可不慎也今以臧公才望此官此地然常自曰天子不易視此官此地某亦何敢此官此地易行也可以側耳風政矣先是孫公以右使爲此官江西臧實偕群寮屬予文乃予今不得不文於臧者其義猶孫也

送童公赴京尹序

童公之爲順天府尹也以河南左布政使府於省體

亞尹視使品殿然非名使罔尹擢非大名使卽尹罔北也斯非內重外輕義邪童公之爲左使也幾三易年矣擬擢公都御史暨卿者屢矣乃竟擢公尹又北也非以公名使又大者邪天下之勢地近則難制荷重則難力體雜則職易撓順天者古京兆之地而尹猶古之尹也輦轂之下焚糾盤錯動干貴豪暮謀於幕朝誼于朝所謂河南帝城當近臣斯謂近而難制民之受病譬如木蠹朽自內始勞者欲息瘵者欲瘳禁邪祛害一趨同俗邦畿旣熙四方是承厥機惟尹尹之輕重畿甸以之斯謂難力夫尹卿相之次也簿

其會猶云有司故其體差異史云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專而治者也今之尹若是乎斯謂難處三難之地誠非大名使不可而以任公則公之素不推可知矣予嘗竊論天下之政惠流威立信執義斷非通弗濟有容乃大故體心悉情布慈敷溫猷朴靡施此可言惠而不可謂之威端嚴廉厲望之肅如邇慄遐懼此可言威而不可謂之信令行禁止畫一靡移此可言信而不可謂之義破幽剖疑不吐不茹苟有弗合死生以之此可言義而不可謂之通曲成委就從之弗失已違之弗取怒此可言通而不可謂之容法

坤之藏準師之畜含垢掩疾不動聲色綱舉目清有斯六善而後三難可行也何也尹也者鄉相之次也故其器常患不洪然猶有司也故其才常患不通而又益之以義信兼之以威惠此天下之良也童公有焉尹不足爲矣公健爲人也以進士歷都給事中叅政左右布政使擢今官云公之擢今官也三司諸大夫飲餞于公分燕于私備矣已而相謂曰伯叔倡和載之詩回路相贈述之禮言昆弟友朋非言莫申也夫察也者義猶昆弟則友朋者也於是相率徵言于李子李子曰夫童公者予知之素矣是卿相之器也有六善焉尹無難爲者矣

送陳公序

陳公以河南按察使而陞山東右布政使捐訊鞠曲敷布遠刑獄就錢穀去糾擿司科催前以法今以教法主義教主仁是陞也階崇而職異矣於是有問李子者曰君子有遺慮智者無兼能陳公固才臬將復才藩乎李子曰考來於往察隱於彰故往者來之證也跡者心之應也陳公嘗爲令矣才令也爲御史矣才御史嘗按察副矣才按察副而又使矣而又才使則今不才藩乎竊聞之君子異位而同體異體而同

功異功而同心故潘臬臺邑者位也卑崇相承寬嚴以之者體也仁宣義決視履熙載者功也然發之才而由之心故跡者心之應也夫牛羊之於人末也昔者奚飯牛式牧羊也移之官奚以秦霸式爲令才斯何也通也通斯同同斯功矣是故邑可也臺可也臬可也藩可也如孔子委吏可也乘田可也中都宰可也會司寇可也斯所謂證諸往者也不然必自計曰吾奚潘奚臬奚臺奚邑官至而後習斯學養子而嫁者也故同者由之心者也異者卽乎事者也功者證乎跡者也體者存乎位者也通者貫乎一者也問者

曰若是則陳公進而卿不爲名卿乎李子曰名卿者曰名相乎曰有本矣

何公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序

何公以都御史巡撫我土再歷年乃有今命蓋出臺而就曹輟綱維而佐水土者也以階則六佐爲崇以官則司空古列之三公以職則今散而前要以地則北重而南輕矣是時何公年將耆尚未子會又喪其夫人乃公悲疏乞歸或問李子何公歸允乎李子曰弗允曰奚知其弗允也曰以公之德之功知之竊聞之爲而靡撓之謂執同而罔隨之謂介小而容之之

謂恕存而念之之謂厚諾而終之之謂忠先而鑒之
之謂遠優而俟之之謂大斯七者古所謂德之經而
政之所由行也是故是人也治朝之所必庸是以在
下則陞在上則旌在野求之在位明之夫何公者德
而位乎上者也方將明之歸何可得矣在乾之九五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今皇帝繼統也乃夙夜思德
焉庸而慮之曰爲矣撓乎同矣隨乎小或罔容容者
厚乎厚者忠乎忠而遠乎遠而大乎既見之而庸之
矣八坐克矣乃又慮南有位焉若曰不仍虛乎若是
則何公者即懇疏乞歸無允之矣或又問功者何也

李子曰竊聞之政外無功故執則法立介則類分恕
則愛擴厚則惇積忠則衆附遠則器洪大則量富量
富則大事斷器洪則承荷堅衆附則易使惇積則易
親愛擴則惠澤流類分則善惡別法立則紀綱修以
是臨民無往而非政以是爲政無往而非功矣故曰
政外無功曰日者齊寇犯我東鄙也飛箭滿眼炎燄
晝赤淮泗河洛之間詢詢如焚而公乃仗鉞卽戎指
揮而平之斯所謂折衝尊俎者也及其明之也乃水
土焉寄何也李子曰君子之政始諸身以加諸民曷
爲弗成曷用弗功詩云右之右之無不宜之是也何

公嘗爲縣矣而縣焉成嘗監察矣監察有聲爲郡爲
臬爲藩矣以郡以臬以藩名斯足以觀政矣何也德
爲之也故忠其衷也厚其徵也恕其行也執其操也
介其節也遠其期也大其規也斯古所謂德之經而
公之政所由行者也是故重輕之者時俗之論也南
北之者急要之心也 明天子固且 詔公入矣公
行之日三司群公餞之郊公曰幸問言於李子於是
群公乃造問李子而有斯序

贈翟大夫序

翟大夫者河南按察司副使翟子也翟子爲給事中

也劾章怒樞要坐是出補僉事僉事雖大夫然銀青
而諫垣出是官也時眼恒卑之於是人咸謂翟子危
或教之曲解乃翟子則顧毅然曰得不得命知不知
人非其道以不之君子不爲也况求之未必得哉居
無何樞要者去於是翟子進副使階中順易銀以金
換青爲緋褐蓋驄馬英英赫赫奕如而巍如於是人
則又咸爲翟子賀乃翟子顧又歔然弗之居也曰夫
君子之誣也非以捷徑也其進也非恃幸也是故居
盡吾職焉已毀譽何知吾量吾力焉已進止聽之故
法者不任情以出入君子不低昂以徇時是故翟子

蒞我邦也吏嚴而民降罪之靡寃訟者寡怨行之三年令彰顯夫是則翟大夫之行焉已或問翟大夫何以賢也李子曰人也殆有真貴者也夫有真貴者必有至質有至質者必有浩氣故氣者稟也質者成也貴者徵也今夫松栢固世之謂才也然斧之則折撓之則折火之則灰水土則朽乃若金玉之爲物也從革罔渝瑟溫而栗煉之愈赤寧碎靡蝕斯何也其質至也是故天下之言貴者未始不之歸也故詩曰金玉其相傳曰金聲而玉振之夫文孔者古之大聖人也而贊之者必曰金玉金玉固知二物者天下之貴也夫瞿子者誦法孔子者也又怛自曰文王我師以是觀之殆有真貴矣人也其質至也其氣浩矣夫是則翟大夫之行焉已大夫其名其字號青石子昌邑人也其爲副使也則嘉靖二年夏也

壬寅孟冬休寧吳懷賢參校

五十四

空同子集

卷之五十五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七之六 序

贈郭侯序

送陳汝州序

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穎上序

送梁處州序

送李德安序

送喬太常序

送程南昌序

送何職方序

送馬布雲歸序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右次序一十首

序六

贈郭侯序

郭侯爲開封府同知三年入曰郭次公陞矣已而果
陞而爲汝寧知府人曰郭公將轉而爲開封已而果
又調而爲開封李子曰竊聞之三王不沿禮五伯不
襲智是故政也者因民而爲者也故順時者致昌者
也信謀者審方者也俛志遲迴者後時者也今郭侯
爲開封也於斯三者何由焉且夫順逆者勢也大小
者形也彼泰阿鑊鄒於人非不利也設倒其柄則玩
而不畏故曰徑尺之魚不遊於蹄涔橫海之舟不納
於江河今論者不察乃輒立議曰郭君必以其爲同
知者爲知府又曰必以其爲汝寧者爲開封是何異
於膠柱而鼓瑟者哉且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爲不得
爲至易知也夫開封者史所謂車馬之湊四通八達
之衝也于今則有監守之臣有臨轄之司有諸王之
國其屬城則四十有三其賦訟徭役勾幹簿書之擾
蓋奚啻十倍于汝寧而又日僕僕跨鞍馬奔走逢逆
如是而其勢能盡如爲汝寧否哉且夫寬猛者人之
所時有也孔子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然而肉刑雖
三王之勢不廢此又何也故居上不寬孔子以爲不

足觀然攝政七日而卽誅其亂大夫卯故曰寬于良
嚴于猾寬主恤嚴主戒今郭侯將爲寬者邪抑嚴者
邪諺有之曰近火先焦開封近火者也百姓笄笄噉
噉難堪矣蓋其地人衆雜人衆雜則其俗易偷而善
造僞吏隸胥史之徒又輒相鼓扇益盜奸卽蹈死地
罔避懼彼其乘肥馬戴貂帽著文綺衣者蓋種相接
也大者白手置田宅與豪富埒矣此其責在知府邪
同知邪余故曰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爲不得爲至易
知也且今人誰不謂包拯歐陽脩相繼爲開封也蓋
拯以嚴峻起及脩代之用寬亦起夫二子者固並所
言有道仁人也乃其治同功而異義乃又並顯盛傳
世由是觀之爲政各任其性用情能附實則民亦易
化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論者乃顧又
謂郭侯必用其二不然且妨於政豈不謬哉

送陳汝州序

陳子以鈞州同知陞而爲汝州知州李子聞之色沾
沾喜幸曰夫陳子前爲郎中矣至彰也然豈料其左
而卑也今之爲汝州卽非彰也然關諸天下不細也
夫天下事勢譬之弩也而其動則猶機也坤之初六
曰履霜堅冰至夫霜之於堅冰相遠也動乎此而應

於彼乃若是神何也此不謂至微至微者邪故曰知
幾其神乎夫陰陽善惡君子小人未嘗無類也故陰
陽者形也善惡者行也君子小人者朋也形不獨立
行不特成朋無逆從是以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
彙征吉而於否之初亦云故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故朱博雖賢必俟
其友乃結綬貢禹卽非不肖然不能不因人而彈冠
由是而觀方今無朱貢之徒則已誠有朱貢之徒聞
陳子與有不彈冠相慶者邪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也且今人孰不欲富貴假令陳子巧詐善官卑
卑與世浮沈或富厚多金玉貨財無論一知州卽令
立致卿相大夫余何所喜幸焉陳子人品道德誠足
爲天下喜幸卽令隱約終身予願爲之執鞭不辭矧
今爲知州矧將彰而爲卿相大夫記曰力田不如逢
年善仕不如遇合今陳子亦謂之遇合者哉非邪鈞
州知州李君將有禮於陳子念獨余與陳子故同郡
中也爲友而又故知陳子於是俾來謁余以文曰邦
彥不幸不獲交於下執事然知天下有先生久矣敢
爲吾汝州請然予聞李君亦令名豪傑人也因并告
曰陳子行君亦可以彈冠俟矣

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頽上序

兵刑天下之忌器也然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兵一日而無食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何則專其事則有緒而易理責衆則勞倍而鮮功昔周成康之世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可謂極治然猶羽旄章于禮器于威存乎樂舞兵車藏于此間故曰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當是之時四夷賓服于戈朽於武庫然猶歲終計盈縮九年論耕畜故曰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一日而無食及其立官則

司寇司刑司馬司兵司徒司食故曰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今按察提刑官也益之以軍馬城池則司馬事也又埤之以屯田則司徒事也是故其境內刑有弗允以問司寇司寇乃下而問按察兵有弗修以問司馬司馬乃亦下而問按察食有弗給以問司徒司徒乃亦下而問按察按察所主之境地誠狹也兵少也屯寡也猶之可也今李君主頽上之境其地跨江淮邊四省而犬牙民健訟而善潛非必巨獄以隔別雖小亦頻年無了期李君信善刑然能使之咸允乎蓋所轄衛兵率萬計其官率各奴戮魚

肉之又素跋扈稍繩則亢大繩則訐更大則計脫之
君卽善兵能必其無不修乎又屯田疲弱不盡墾豪
強占膏腴租入或於私門逋欠積而牽連李君卽善
調食然又能必其無不給乎余故曰責衆則勞倍而
鮮功雖然得其本萬事理李君固明恕剛慎人也識
高而變通夫明恕剛慎者政之本也識高變通者才
之緒也以此治事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乎且君故
爲司寇屬至著也又出而知陳州矣此所謂賢練之
吏也如此而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吾弗信之矣今
天子夫夫明斷方祛故布新他日或問江淮間刑人
司寇司寇誠對曰允矣問兵司馬誠對曰修矣問食
司徒誠對曰給矣又咸曰此兼衆責而能功者也則
君不謂之得其本者而誰邪三卿者佐今 天子用
之天下者誠皆有本者也則刑不可使之犯兵可設
而不用食可無不足也此所謂聖王之治也

送梁處州序

同年者擢同年同部者序而送焉義起也蓋惟我癸
丑之在吾部者爲然癸丑之在吾部者前後三十四
人十二年間擢者二人又皆治郡亦寡矣前劉岳州
往王叔武首序之茲應樞往處州僉謂予當序夫序

叔武備矣予何能復言然竊見自內補郡者恒怏怏不自滿非謂郡劇且勞而其勢有不獲盡專者邪夫以金緋坐堂上州縣吏承風走役悅則利怒則威一郡之休戚雨暘寒暑山川鬼神之神食惟守主也而按訊有推官收逋有通判兵戎有同知亮工分職各具成案而決于守守可則喜否則懼如是而謂劇且勞而不獲盡專焉者何邪守誠曰是侵吾掌刑吾刑賦吾賦兵戎吾覈僕僕案牘間日不暇給疑推疑判疑同而不之信而是三人者皆將歛避退縮雖有能產所自效於是事有所不舉矣監者入其境則曰守誤之守誤之挫辱抑厄以劔其鋒州縣之吏觀望狎玩不復有所警飭亦宜矣如是而欲專欲不劇且勞可得邪夫三者達之天下者也應樞是行將自刑自賦而自覈之歟抑付之前所謂三人者而可否之也應樞入吾部歷試八載聲稱滿人口性坦達無較是故天下之器於一處州何有處州在萬山中民質直簡訟蠶歲三四熟其租易辦卒伍句擾亦亞于他郡前三人者且各易爲力而賢如應樞與之決可否而行之其郡不大治雨暘寒暑不時山川鬼神不享不佑有是理邪然此特予所竊見者爾不敢不爲應樞告

他則叔武備矣

送李德安序

李子同年進士曰李宗乾者以戶部郎中擢德安知府故事同部擢同部同進士者爲言贈焉於是李子謂宗乾曰德安非古名郡歟是在雲夢之間矣其地高山廣藪利耕織樵牧水者捕魚蝦宅舟楫然其俗輕悍而健訟君子則多機術把制人是楚之遺也子往何以爲政宗乾曰其信乎立于信措于敏昭于斷與厥休息如何李子曰善哉備矣宗乾曰何以益我曰無已則寬乎綜密以輔之乎且兩漢循吏子以爲孰優宗乾曰無踰黃霸曰霸無赫赫之譽若趙廣漢輩所爲而天子賜車蓋黃金下詔褒譽人到于今稱之弗替非用是道歟當是時昭帝立幼大將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是豈無見者歟夫守近民者也日理民爲事顧率務體格靡所司察觀霸所爲亦可以少省矣霸治民雞豚穀馬米鹽煩碎之務罔不精力其所大木某亭猪子尚應口道之况其他者歟今之守能若是乎宗乾於是起謝曰吾性剛不柰事事微子之言吾幾不政矣李子曰夫剛乾之質

也陽之用也是故綜非剛則墮寬非剛則弛明非剛則苛敏非剛則息信非剛則變夫剛美德也吾子何患焉宗乾喜誦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乃再拜登車而別

送喬太常序

元年春 天子肇祀天地既合群神于南郊乃復遣使祠天下名山大川暨古帝王 宗室王墓告始也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是也自山以西其鎮曰霍瀆曰河海曰西海帝曰媯曰湯 宗室王曰晉曰代曰藩則吾友太常少卿喬君往侍祠建節行蓋道井

陘泝太行南並蒲坂反于太原北抵鴈門雲中歷數月乃還徃反蓋數十千里按祀典王祀四望天子始踐位祀之巡守至其方則又祀之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至漢宣帝令使者持節侍祠於是近臣始攝天子祀事而輿帛載御祝與百神抗禮矣祀之義有三一曰尊神二曰尚賢三曰展親夫晉代藩所謂文之昭也媯湯古之神聖人也河海霍望也於是時將 天子精意能靡所弗享非太常所有事邪太常掌百神之祀素行無醜於神明又晉之山川所生也夫三者備矣非太常享而孰享邪是故孔子曰我祭

則受福言有本也山西連年凶赤野千里黍稷不植
牲牢羶瘠百神之典將有所不給今 天子踐始遣
俊臣往修禋事如是而復雨暘愆期甘澤弗降神曰
失職賢曰助慝親曰悖德夫山川鬼神豈若是極乎
子行矣予於是望之矣

送何職方序

今之所謂賤丈夫者非薪若瀟字至其道山澤之事
雖善方輿家言莫能詰其所從來此無他踐之實者
言之切身親歷之與得諸口耳者異也夫言於人亦
難矣兵也者難之尤者也山川草木之利疆異而界
不同車騎步短兵長戟劍楯矛鋌弓弩之施又相釋
百不齊故曰大小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彼坐高
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設非身踐其地信才且知而
克一一中哉趙克國漢名將也及討西羌則曰百聞
不如一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則兵果易言邪
新 天子卽位銳意戎政乃 敕司馬卿屬數馬于
邊鎮而榆寧肅三鎮則以郴陽何君往君少年負駿
才至于兵戎之事又爲長茲奉 璽書踐萬里之域
異疆殊界將靡所弗涉竊於君有賀矣君前在職方
圖天下地形寢壁上號曰卧遊予間叩之曰吾得其

形焉踰年又叩之曰得其勢焉再踰年曰得其備焉然終不以是自是而予亦不以是是君者以未踐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西北邊西北邊莫大於榆寧肅三鎮者君踐有日矣歸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尚有能詰之者否邪予于君之離是故以之賀而不以悲君幸勿諉曰吾之行數馬焉耳矣

送程南昌序

正德元年秋九月戶部郎中程君拜南昌知府之命是日朝士夫咸歎息爲君惜謂君守南昌弗宜其言曰南昌省下郡俗機狡健訟君非法家者流性簡鮮事事又恒疾信若是南昌不置守乎夫天下性同也南昌之人獨不守同乎守之於民以分則帥也義則師也親之則父若母也父母師帥不可以機狡逆其子弟子卒徒而爲之守者以之逆其民欲民之不機且狡得乎假令程君斥簡以狗擾擯靜以狙暴治其民而民從之且猶不可而况未必能治治之未必從乎且天下之事不能皆試而爲今舉其大若要者錢穀甲兵訟獄三者而已必欲其皆試而爲必從事於衡石矛鋌桎梏之細而後稱司農司馬司寇之位設終身不爲司農司馬司寇而前三事者將終身不

之諳乎程君固未始試司農者及仕爲司農屬卽赫赫以能著稱今往理郡訟有不著稱者乎父母之於衆子有訟未嘗不斷斷之必當者其視均也有不是未嘗不撻撻之不怨者其愛等也非均且愛必不能服其子之心惟師與帥也亦然君苟以施之子者施之南昌之民南昌之民必治治則不爭不爭則化化則其功易叙當是時我冠坐堂上百胥羣姓奔走承奉于下豈必強力者而後能邪故曰操簡以御衆居靜以制動此天下之政也予於君官同部又同進士不宜無言以別會曹長胡君伯雍合群寮友以文見屬遂發其所欲言者如此

送馬布雲歸序

馬君布雲主事戶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旣醜爲之餞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寮日以簿書期會爲事其何言之能爲雖然竊有聞焉君臣之義道不合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以予觀布雲年未及也非疾者也布雲前爲中書舍人九載克厥職乃擢主部事布雲又克部事鄉督太倉粟吏不敢蹈奸於是舉督天津粟天津之人咸藉藉稱明斯非不得其官者也非所謂言迂而道違者也而

何以遽去無可去而去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夫自士大夫以官爲家進退之義擯而不講於是有老死于位而不悟者穢行詭迹之士遂宴然行列蒙詬詈不顧甚有病卧牀褥猶日探除拜問調遷者使其弗事事則已苟或事事而能以不得不聽不合去否也嗟乎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使布雲不得其官去言不聽去道不合去老去疾去猶爲賢矧無可去而遽去邪夫宦譬之海也百險備焉逆之則危犯之則溺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犯布雲茲去譬若泝恬波而行興意窮極舍舟登陸其有不

者非布雲偉軀幹美髭鬚豪爽尚義少失意於科第老復弗究其官必考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孫昌大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別也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 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三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 上不得已許焉賜璽書文雖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填塞路衢道旁觀者咸歎息爭走覩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爲至榮幸事邪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 先皇帝特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 召對訪延失得故

每語屏從侍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天子幼冲煢煢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理邪公不聽比去議者以聞天子廉公有決志故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爲俊偉烈丈夫邪爲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若是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將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於朝者且駢駢至也先王之訓人也語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決之以時消長形焉故亡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殘三者有一焉上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天下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公前爲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洎爲大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

公之謂矣既相率祖公于都門北地李某乃爲之序

空同子集

卷之五十六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七之七 序

贈豫齋子序

贈蔡濟之序

贈王生序

贈余思睿序

贈汪時嵩序

送史恭序

送嚴世臣序

贈王弘化序

送左載道序

章園餞會詩引

右次序一十首

序七

贈豫齋子序

豫齋子者歛鮑氏輔之號也鮑氏三歲而喪母十六而商中年出分五十而行成家就君子謂其行有合於豫於是字之曰以立言凡事豫則立也又號之爲豫齋子言其立本諸豫也或問李子豫有說乎以加鮑子李子曰豫有四義先事而備者貴其幾居順而防者戒乎逸旣成而受者羨乎享隨寓而遷者用乎時在易之豫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言幾也先事而備者也然在初則鳴于三則盱于五則疾于六則宴何也斯所謂戒也故不幾不知不知不戒不戒不享享者何也二之貞吉四之盍簪是也然必由于戒何也時與位殊也夫天下未有不生於憂患者也鮑之爲人也未形而識微垂成而慮慮大諱而小詳情深而意遠乃其商也察低昂酌常變齊盈縮審棄取故其利恒數倍而鮑之分也二百金耳十年乃有金二十百然皆分內無刻削損心之行斯何也先事而備者事無不濟者也斯豫之幾也然它商利則率侈華盛以明得意鳴箏竿挾妖豔策肥茹甘乃鮑子則顧益務實守約不鳴不盱不疾不冥語人曰官怠於宦成病加于小愈家毀於縱財耗于奢故其日費有經

空同集
歲計有紀久於外不近婦人亦以表範於朋儕斯所謂居順而防逸而能戒者也故其貨積身安子孫成立年近五十言行重于鄉評斯不亦享矣乎是故君子與焉稱豫齋子豫齋子云乃鮑子則又仁藏而義顯往往濟急而扶危以爲自事李子曰予觀鮑子之行而知豫之道該也何動非順何動非時順而復時乃何行不成矣歛君子曰鮑之父殯也久矣而輔也匍匐山林竟獲地葬焉斯亦順動之一歎李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鮑子其得天者歟然由諸豫也是故稱豫齋子

贈蔡濟之序

蔡生鏊中武第歸李子喜造焉已而歎曰析薪有理導民有以蔡氏之謂哉予於是知國之有紀也昔者先王之導民也不欲其獨文也是故生而縣弧長而佩劍隙而蒐狩敵而戈矛然又不欲其獨武也於是迪之詩書習之俎豆軍有軍禮射有射爵是故其禱君也曰允文允武臣也曰文武吉甫言不貴獨也後世典用旣殊猛愞各途逢掖寡斷介冑愚粗位乏兼材迄於有今制定科興策收射徵遂使彎弓兜鍪之夫有揖讓折衝之能是故據要擁燾綏內和戎匪官

之曠有紀之證也然蔡氏膺之厥子是繼詩曰教誨
爾子式穀似之蔡之謂哉左史王公曰鏊之鼻祖挺
自行伍連帥有聞施及厥父四世矣鏊之祖往訓之
家曰慎爾戎事無忘厥文鏊之父又謂鏊曰小子勗
哉爾祖有訓是故鏊之父兄弟竝興文武各第立幟
揭幟雙璧是輝鏊今繼之厥後足占矣李子曰被風
者偃得源者永國之導風故其行速家之導源故其
獲深微王子予詎知蔡之能家也封丘黃子曰李子
善言國紀王子善言家訓雖然遺厥本矣匪德弗承
匪德弗啓西疇公儒雅弘裕秉直而布誠忠上而信
下具茲五德矣是兼材也有子如鏊宜哉

贈王生序

夫華池西面之砦山也其俗牧樵衣裘氈不識文字
其地苦寒其人民零散而艱難然其地顧產王生王
生者則詩書衣冠徒也余之寓華池也在弘治丙辰
丁巳年其時王生始遇余而從之學夫王生起家非
衣冠故族也無詩書之世業也窮僻寡陋鮮同聲之
胃也一旦棄牧篲豎褐挾冊書從予學是謂耀至寶
於污穢之鄉秀芝蘭於叢棘之中卒奪巍科致身顯
名豈不謂異常之士哉後十餘年而當正德己巳王

生自京師還而過大梁見余然猶爲青袍生塗路坎
坳於是告王生日竊聞之富貴在天行藏有命久速
有時古之人不有起自寄食牧豕而身爲將相者乎
豈其始才知弗人若哉亦時有遇不遇耳故曰雖有
至寶自售則輕芝蘭逢春香乃發生故不務修己而
求富貴者謂之違天藏而求行者謂之逆命久而求
速者謂之悖時斯三者君子不由也子之歸亦修己
以俟其自至者矣耳王生日夫孤立鮮就獨行無成
余處窮僻寡陋懼不修也乃今聞教矣

贈余思睿序

夫舉其身而豫能自知焉者寡矣故壽夭吾不得豫
知其壽夭疾病吾不得豫知其疾病禍福吾不得豫
知其禍福子孫吾不得豫知其賢不肖故欲吾壽戒
凡戕吾生者已矣欲少疾病不爲諸致疾病者已矣
欲寡禍我不爲禍端已矣欲子孫賢教子不爲不賢
已矣我教之不爲不賢乃仍爲不賢也此下愚不移
者也古之人有焉丹朱商均是也我不爲禍端而或
禍我也此無妄之災也若孔子厄宋黜曾子避越寇
是也不爲諸致疾病者而疾病也此謂之命也冉伯
牛是也不爲凡所戕生者而弗壽也此之謂天也顏

回是也夫六人者皆大聖而大賢而其遭乃顧咸若
是夫余思睿歛之田野氓耳未必有聖賢之行也今
其三子皆克家是不爲不賢也夫婦各八十餘歲是
壽者也然又康強是少疾病也生無災厄是鮮禍也
則何也李子曰夫天道好生而福良人道積善而有
慶故人不必皆回能弗戕其生雖有不壽焉者寡矣
不必皆伯牛能弗爲諸致疾病者雖有疾病者寡矣
不必皆孔曾能自不爲禍端雖有禍焉者寡矣不必
皆堯舜能教其子孫不爲不賢雖有不賢者寡矣故
曰大小之應捷於影響今思睿兄死無後不利其財
事其母以孝聞非自求福者乎寡慾慎躬非不戕生
者乎且又何疾病矣躬行率其子孫非教之不爲不
賢者乎故曰人有必壽必壽而不壽乃始曰天有必
不疾病必不疾病而疾病乃始曰命亦有必福必福
而不福乃始曰無妄之災教之有必賢必賢而不賢
乃始曰下愚不移故曰影響之道大小以之處常則
雖微必應遇變則聖賢不遭嗚呼善觀思睿者其知
天人之際乎

贈汪時嵩序

鮑輔氏告我曰歛有淳行人汪時嵩者於輔外舅也

而今六十矣輔聞之六十始壽夫壽未有不文以彰也而彰也必賴於名文敢請予曰未同何言爲夫不知其人而頌之者佞也敢辭鮑曰時嵩可以文者五焉予曰五者何也鮑曰汪鉅闕也系出越國公華而時嵩祖號碧山翁者以文行稱嘗樹桂堂前桂至今存也以是厥里名叢桂云斯亦足以呼喬木家矣夫汪闕鉅而繁人而時嵩長於其行至百三十人餘焉長而義鮮不悅也夫勤儉和審四者士之優也而時嵩有焉是故以商則順以耕則獲且今喜談而樂道者非謂久而同居者罕聞哉而汪氏同門出入內無

聞於人言今十有一世矣予曰嗟予聞諸君子禮以義起文由譬闡行以類求故人情莫不有親親之莫不愛焉愛之必祈之曰百壽不已必曰千壽又不已曰萬壽壽之而假文焉行茲非先王之程也然厥義存焉甥舅者婚姻之經也推內之愛以愛其所生而文以壽之禮也故曰禮以義起鮑君足當之矣夫文者託物以宣者也故古之壽有曰日者月者山者川者岡者陵者松而栢者凡以達愛焉已矣適有叢桂於是作叢桂之歌歌曰有樹偃蹇兮堂戶君有瑟兮胡不日歌以舞金昆兮蘭孫畜以進今朝歛篋兮暮

繫鼓斯亦取譬闡文達愛之義焉已而聞之者乃曰
李奚篤於時嵩夫子賤取斯于魯賢尹公擇友於學
射王謝門閥朱陳世姻非其類者固鮮有聚者也鮑
之父時明者誠孝而著行君子稱焉而輔也靡較凡
貨孤立而潤屋推計其姻門時嵩壽譽五者足徵已
故曰行以類求者此也鮑又曰厥父永實生二子長
則時嵩時嵩配程氏孝敬善握家有二子二女孫三
人云

送史恭序

驛有舟有馬兼水陸者兼舟馬其最著自京師陸行
南皆大驛大驛有南馬其丞與州縣長吏埒富次則
自京師水行不然逮陸驛甚陸驛非閣大臣及權力
所役使不得除卽除不購不得以爲常人亦不之怪
也史恭以陝西承差至京師不得爲閣大臣及權力
者使及除貧又不得購於是除平望驛丞平望據水
僻較之自京師水行不逮又甚臨行意忽忽不樂予
謂之曰子聞周官乎周官雖卑末如遽傳牧廐各慎
厥職惟厥賢故天下大治昔者單襄公假道于陳以
聘于楚謂其候不在疆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占其國
有大咎曹之候人何戈與祓能稱厥職詩人歌之今

空同集
之驛卽古遠傳寄寓施舍丞卽古之候也且若等向
非齊民邪以承奉奔走之力天子錄之俾列在末
官豈謂思與州縣長吏埒富邪何爲忽忽至此史泰
曰今號明經居尊官職宣助教化乃日務富厚蓄金
帛爲子孫計夫驛至卑也丞至末也奔走承奉之職
易稱子何望之過哉予謂之曰人之美劣不係官之
崇痺古之人歌之答之獨非此等官邪假令若等不
慎且賢卽已誠慎且賢孰謂無助于治哉法驛丞得
捕邏境內錄其績夫平望盜藪也輕舸利刃出沒雲
濤煙浪間至橫也子西北人也壯膂力精騎射卽其
所事豈直奔走承奉聞邪史泰曰然微子無所聞教
史仲成者永樂間都御史也有風裁慶陽安化人泰
其孫也泰於予有瓜葛故於其行爲之言

送嚴世臣序

教人者固教於人者也其始教於人也見彼嗜酒喜
賓客怠厥事諸生以所業請輒置諸案上不理數日
再請曰姑徐徐再請乃不得已朗誦一過指示之曰
某善某疵某不愜吾意更爲之更爲以請亦復若是
因循歲月計餽遺腆薄爲憎喜有它故輒取憎者而
撻之諸生信謹厚有不退而心非者乎夫吾旣退而

空同集 卷五十六
九
心非之矣它日以所教於人者教人可乎蓋教官卑而祿薄俯仰不贍鮮有弗蹈于是矧鬱鬱衰邁之士竊升斗以苟朝夕彼始雖心非其人而終不自持者豈少哉嚴君世臣少好學負大志累試有司弗偶年踰四十始取賓貢拜大名府教官以歸君曩在諸生列端方雅飭見禮於其師師有弗義輒從而爭之人謂君它日必爲良師茲行也其不以教於人者教人必矣其終能自持也較然矣予旣重君之爲人又喜大名得良師作送行序

贈王弘化序

弘化湖西人侍其父地官大夫北學于京師去歲則從其外舅康大夫館于汴館禮旣成將復學于京師暇日因谷生者來顧余曰願以言請余席未暖且北行况未同而難言辭謝不敢受弘化五顧余而意益堅以書諷谷生者至再至四夫弘化之好予言亦至矣弘化少歲有俊才出而壯觀往來燕趙梁宋間車馬僕從光耀氣焰意者恐人不肯言而乃屬予言之歟夫當是時誰不願因言託交于弘化因弘化託交于其父其舅弘化第未始有請耳庸有請而不言者乎顧獨懇懇于未同而難言者予固謂弘化將求益

於是行也弘化陶成父舅師友之賢覽都會文物之
盛所以修于身見于世者宜無不備而復求益焉何
歟余不幸學古未成反戾于今質劣以阻合踈散以
招謗方恐懼退畏以求自新雖有一得弘化能相信
不歟予故因谷生致意曰願弘化行其所學求合于
古而不必拘拘於今是行也請于其舅其父再請于
其師以予言爲何如也

送左載道序

君子之仕也非爲人也人之望於君子非欲已悅也
然舍是二者則難乎免於今之世令卑而近民者也
卑則易凌近民則難稱易生忽難生畏夫苟忽之矣
雖無心於已悅而稍不如意則怒苟畏之矣雖無心
於爲人而稍不如人意則沮斯二者勢也及其弊入
境觀逆入邑觀趨去則觀所將苟無一失于是稱之
曰良令良令匪徒稱之又從而薦之爲之令者惴惴
焉亦惟恐失諸是以爲之辱故凡可以悅人者無不
爲矣如是而謂令不古若尚安咎哉昔子路治蒲三
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忠信
以寬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吾儕誦法孔子者所
望諸人與所自爲乃若此無惑乎今之不古若也左

君載道舉進士拜永年令人亦不之悅銓司聞之曰
不爲人者必能爲其民盍再試焉於是改太康令三
年邑果大治上其績於銓司銓司喜曰吾聞若令一
而民聽所謂敬以信者邪又聞若務大體靡所苛察
然自其治邑境內無寃訟所謂寬以斷者邪設有未
至亦吾夫子之徒也大嘉異考上上嗚呼世有特立
之行苟無深知而能免焉者寡矣君子而好古者觀
於載道亦可以自慶也夫

章園餞會詩引

章園之會賓一人升之主三人元瑞庭實其一予也
園主一人千戶倫是也亭設四几上三下一升之居
中予以齒居左皆專几元瑞庭實則共几而坐元瑞
居庭實左下坐而北向者園主也時升之報政將歸
贈留之言皆不可少予誦杜甫千章夏木清之句爲
五闔令侍子拈送焉予卽得千字右旋而成句人人
大賞異蓋數之適然如此升之旣得闔義難輒避乃
以次書之云曩予會升之河西關有傾蓋之雅是時
升之書學歐陽詢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爲唐也今
其書若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爲六朝也說者謂文
氣與世運相盛衰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又謂六

書之法至晉遂亡而李杜二子徃徃推重鮑謝用其
全句甚多梁武帝謂逸少書如龍躍虎臥歷代寶之
永以爲訓此又何說也今百年化成人士咸於六朝
之文是習是尚其在南都爲尤盛予所知者顧華玉
升之元瑞皆是也南都本六朝地習而尚之固宜庭
實齊人也亦不免何也大抵六朝之調悽宛故其弊
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詩云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
下維擇擇而取之存諸人者也夫泝流而上不能不
犯險者勢使然也茲欲游藝於騷雅籀頡之間其不
能越是以徃明矣予好文而未能竊以所嘗自規者
爲升之告試質諸華玉以爲何如

吳興茅維范泃銓次

空同子集

卷之五十六

